

ELEGANCE
IN THE
MORTAL
WORLD

YUCHEN ART MUSEUM

Contemporary Ink Painting Invitational Exhibition

凡逸——当代水墨宇辰邀请展



YUCHEN ART MUSEUM

DANCE
HE
MORTAL
WORLD

YUCHEN ART MUSEUM

Contemporary Ink Painting Invitational Exhibition

凡逸——当代水墨字辰邀请展

主编 / 张丹

HEMING CULTURE DESIGN/EDIT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凡逸——当代水墨宇辰邀请展 / 张丹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086-4123-2

I. ①凡… II. ①张… III. ①水墨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2048 号

凡逸——当代水墨宇辰邀请展

主 编: 张 丹

出 品 人: 曾 健 李永吉

学术主持: 赵 力

艺术总监: 张英剑

策 划: 烟台宇辰美术馆

监 制: 今日美术馆

出版统筹: 曾孜荣 赵小平

责任编辑: 肖新明

特约编辑: 施 琴

装帧设计: 何 冬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4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4123-2 / G.1022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定 价: 38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录

水墨气象（文 / 赵力）

4

吴雪莲

88

凡尘新逸（文 / 张丹）

6

王煜

98

杜小同

8

黄丹

108

秦修平（秦寿平）

18

刘琦

118

谭军

28

马兆琳

128

曹远平

38

祝铮鸣

138

阴澍雨

48

孙浩

148

杭春晖

58

彭剑

158

潘汶汛

68

艺术家简历

168

徐加存

78

后记（文 / 曾健）

190

DANCE HE MORTAL WORLD

YUCHEN ART MUSEUM

Contemporary Ink Painting Invitational Exhibition

凡逸——当代水墨字辰邀请展

主编 张桂

YUCHEN ART MUSEUM



中华书局出版·CHINA CITIC PRESS

目录

水墨气象 (文 / 赵力)

4

吴雪莲

88

凡尘新逸 (文 / 张丹)

6

王煜

98

杜小同

8

黄丹

108

秦修平 (秦寿平)

18

刘琦

118

谭军

28

马兆琳

128

曹远平

38

祝铮鸣

138

阴澍雨

48

孙浩

148

杭春晖

58

彭剑

158

潘汶汛

68

艺术家简历

168

徐加存

78

后记 (文 / 曾健)

190

水墨气象

赵力

清代诗人高鼎所作《画》诗云，“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一语道破了中国画的经典传统，即在以自然为依据和从人类情感出发之间找到平衡支点。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画论之中，唐代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名句，更清楚地阐释了在“造化”和“心灵”之间“画”的存在形态和存在意义。

20 世纪以来，“画”成为了“国画”，“美术”亦成为了“社会工具”，无论何种的“艺术”皆于民族国家觉醒和社会改造变迁之中沉浮不定。即便有形形色色的艺术潮流风起云涌、成百上千的南北名家殚精竭虑，但在民族命运、社会命运和个人命运互相交织的大背景下，对于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可谓是花样翻新，内质化的理路梳理和规律探究却往往是浅尝辄止。是故，时至今日我们仍需要从头再来！

现时的水墨创作被冠之为“新水墨”。所谓的“新水墨”，则涵盖了从风格技法、媒材介质到创作观念上诸多的标新立异。从风格技法而言，“新水墨”，既从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也从全球文化整体系统中博采众长，既从古代文化传统中继承创新，也从近现代文化新传统中融汇贯通；从媒材介质来看，“新水墨”，关注“水墨”介质所呈现的独特魅力，也关注装置、影像等当代新载体的实验拓展，强调的是针对“纸”、“绢”的超越和超越后的自由变化；从创作观念来观察，“新水墨”，不再是局限于绘画的单纯思考，而是扩张为时代文化的总体思考和观点提出，与当代文化建设发展之间互动生发。于是，“新水墨”之所以成为“新水墨”，并不仅仅是时间性前后列序的唯一理由，而是依据在历史文化上下文语境之中所展现出的腾挪能力和颠覆勇气。

令人欣喜的是，最近我们看到了正在刮起的“水墨热”。个中的原因，有人归之为“风水轮流转”的市场宿命，有人视之为“民族传统”的复兴，有人更将其与“民族身份”、“文化品格”和“市场环境”等因素结合起来。实际上，作为当代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水墨”，从来就没有缺席过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任何现场，却在形形色色的“有色眼镜”和“漠然视之”之下被遮蔽光芒。因此，“水墨热”的确不是艺术界正在发生的创作现象，而是社会各界正在急于“补课”的切实反映。当然，我们并不希望“水墨”在“潮起”之后的“潮落”，因为唯有“正常态”的发展才是自然又健康的要求。

看惯了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听惯了风言风语、潮起潮落，对永恒的追求才是艺术

本真性的最好反映。很高兴看到新一代青年水墨家，他们在孤寂落寞的边缘成长起来，出自自己内心的需要去践行水墨的理想。他们的创作，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时的潮流追逐，而是默默坚守的个人天空。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当代艺术的多元立场、差异表达以及生动丰富的艺术个性。

事实是，青年水墨家早已超越了原有的画种、介质的种种藩篱，水墨当代性的建构业已汇为巨流。作为专注中国水墨画发展的烟台宇辰美术馆，长期坚持“发现新价值、推动新水墨”的理念，一直以来潜心耕耘而不计名利，其精神可敬可佩。本次展览就是烟台宇辰美术馆系列水墨展览中的一个，其宗旨是以时间为经纬，聚焦于当代水墨发展中的主要案例。因此，展览所挑选的当代水墨家大多堪称时代之代表、同侪之翘楚，据此而建构起来的展品线索无疑也更贴近于现实的脉络。水墨的发展需要不断的总结和交流，而展览的方式就是其中最佳的方式。所以，我们期待展览成功圆满开幕，并祝愿水墨立于当代，持久弥新！

凡尘新逸

张丹

中国古代文人以“逸”作为艺术审美鉴赏的尺度与标准之一，最早见于六朝。黄休复又将“逸”置于“神”、“妙”、“能”三品之上，后又由艺术上的“逸品”转化为人格特征上的“逸格”，追求“同自然之妙有”、“踪任无方”。古人在专治政权造成的心理压力之下而仰慕“隐士”、“逸士”，追求道家之“心性”，其实是一种对现实的不满与无奈，清高逸气而超然于凡世的境界因此成为文人们最高的精神诉求。

古人与我们的生存环境虽有天壤之别，但却有着类似的问题和困惑。在当下这个以大众娱乐文化为主体的消费主义时代，享乐凌驾于痛苦之上，肉体凌驾于灵魂之上，物质凌驾于精神之上，市场经济的商业原则几乎驾驭着人类的理想、价值、生活、事业、爱情，甚至渗透到生命中的每个地方。就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下，人原有的那种单纯的激情与理想之梦已经变得薄如蝉翼，若想在这凡尘俗世之中活得优雅而洒脱，艺术永远是一个更好的精神载体。

如果说“艺术是有限的生命面对永恒性的思考与提问”，那么无论哪个时代的艺术家都要面对相似的问题，只是提问的方式不同了，思考的维度不同了，其内核却永恒不变。而当代艺术家要面对网络时代铺天盖地的信息反馈；要面对交通发达的现代人际关系维护；要面对现代建筑空间展览展示的和谐共融；要面对艺术市场格局不断变换的金融冲击等等日新月异、随时更新的一切，不管你应对或者不应对，它都即时地发生在你生命个体的周围，甚至都感觉不到它对你的影响与改变，无论你接受或者不接受。

时代在变，人在变，也许“逸”的标准和境界一如艺术风格的不断演进，也在不断进化之中。中国画“推陈出新”已经是一个很久远的议题，而“新”不仅是形式上和题材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立于当下生存环境与人文环境之上建立新的艺术品格。我们可以借古以喻今，可以鉴西为中用，但始终回避不了的是：当下我们自己建立了什么？要建立什么以对应纵向的过去以及横向的其他？

如果把“逸”看做古人传承下来的一种精神概念，它将会被赋予新的内容与意义。“道”是唯一，修行之“法”则千变万化。如果古人之“逸”有“出世”之情操，当代之新“逸”则有“入世”之感怀。真正的“逸”不是简单地模仿古人的行为、生活情境与艺术表达形式，它是真实的自我感受和精神诉求，这是由当下艺术家生存体验、创作方式以及艺术品的展示、观看、收藏的方式所决定的。当艺术家之人格特征影响作品

之品格，而作品之品格又传达于受众，你赋予作品什么，作品就会给这个世界什么。我们需要艺术把我们带入超凡之精神家园，而且我们需要更贴切的、更新鲜的、更有说服力的力量，它是一种品格，一种“逸格”，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逸格”。

不敢说新水墨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但是 70 后当代水墨艺术家已经打开了一片新的格局，他们已经成为接续中国传统文脉的重要力量，更是中国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他们的水墨创作，是近年来中国艺术现状面貌的重要特征和证据，伴随不断展开的展览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已经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他们的努力也正在形成某种聚合的效应，激发起彼此的创作热情，吸引了社会公众、业内同仁以及收藏家的强烈兴趣，引发了艺术市场新的收藏热潮。而他们在面对如此热烈的市场反应时，仍能保持自己艺术创作的独立性，并不断地探索、拓展与研究，定期进行学术研讨、交流创作心得。这种真实、纯粹、不被市场所影响的工作状态建立了他们青年一代水墨艺术家新的气质形象和艺术品格。

自 2011 年在宇辰美术馆举办的“无境——当代水墨邀请展”以来，水墨艺术在近两年中走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当时参展的 70 后青年艺术家由初露锋芒的“新锐”，如今皆已成为当代水墨界的中坚力量。当代水墨艺术无论从学术还是市场都已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推动。无可置疑的是，“水墨”已成为当下最热门、最时尚、最前沿的议题。这是时代的力量，更是每个青年水墨艺术家不断探索、努力创作的成果。

本次的“凡逸——当代水墨宇辰邀请展”，邀请中央美术学院赵力教授作为学术主持。展览旨在建构一个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媒体和收藏家沟通对话的学术平台，反映出青年一代在更开放、更国际化的文化现实中思考“水墨”自身问题的积极性。从这样的目标出发，展览将推出 16 位“70 后”最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水墨艺术家的 60 余件作品。我们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两年中艺术创作上的进步与升华，可以看到他们并没有被市场所左右，并一直坚定地走在自己的艺术之路上。有人曾担心地说道：艺术市场的火热会令青年一代水墨艺术家的现实很“丰满”，理想就会变得很“骨感”。而我认为这恰恰是有别于古人和前辈的另一种“修行”，现实“丰满沉重”也不坏，理想“骨干轻逸”才能飞得更远！

杜小同

DU XIAOTONG

心游记：物我轮廓

——杜小同的水墨观想

孙欣

回响

早年曾翻阅阿根廷作家豪·路·博尔赫斯的《海洋》：“海洋是谁 / 那狂暴古老的家伙是谁 / 它侵蚀着陆地的支柱 / 是许多海洋中的一个 / 是深渊 / 光辉 / 偶然 / 和风”。海的多面荣光，在诗文中获得肯定、褒扬，甚至赞美。这样的文字太过狡黠、迷人，它自觉地回避掉单一化呈现所带来的唯一理解，描述承载着复杂的矛盾。疏离的语感中意象叠生，将同一物象交错的多级性质延伸为无比瑰丽的视觉美学。

杜小同创作于 2011 年的“拥抱”系列，让我再一次回到豪·路·博尔赫斯的世界。形若无间的拥抱，在山海相生的情境中，或者飞流纷扰的场景里——抛离了人的社会属性，形同和缓的海，适时遮蔽了其性质当中无畏、动荡，甚至吞噬的底色。这绝对不是紧张的关系，但也未必轻松。巨石矗立于海，像是竖插在胸的钝刀，或者撕扯文明的无情之手，俨然是一种干扰：那些宁静，被带有永恒感的干扰无声击碎，显出不露声色的危险。矛盾的两极间，是山与海晦涩的语言。

这样的石头是自然中随处可见的样形，不别致，也不讨喜，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如杜小同所言，它的形态所指并不明确，不那么符号化地直指中国传统——物象的意义一旦被固化，便难以再生成可延伸的表征。这样的石头让人感动，海市蜃楼出永恒无往的过去。久长与平凡并存，多像是一去不回的记忆！存在本身，即是干扰。而记忆，这一充满危险和蛊惑的干扰，又是生命旅程中最无可逃避的逃避。“拥抱”系列的情节，即是援引自一段跌宕的海上经历。那日他和朋友一道乘舟造访远山，海雾横陈，山影游移，乘物游心。同一座山的多重样貌赋予探访者无尽惊喜，顿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之感。恍惚间，觉知到浩瀚无际的自然磁场中竟存生有一个无比渺弱的自我，能量失衡的境况中，如常的心理频率在此刻悄然打破。这些真实经过的情境被生成“无题”系列，亦即“拥抱”系列的“序言”或“引子”，不自觉地与杜小同的所思所感间，产生休戚与共的“命运感”——不同于“拥抱”系列人与人、物与我的无间循环，道心合一；“无题”显现出挣脱桎梏，自我意识被无情放逐，更像是一个独白的超验世界。

繁简

艺术与生活的距离是“提炼”。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主体意识自由、自觉的转化，需要离开很多东西才能变得纯粹，走得更远。初习画者，构图往往以“满”为多，各种被认为是有益的元素都被安置于画面当中，个中指向明确而多级，从而易于产

生彼此间语义混乱的关系。少有画者能够对自己所要使用的元素善加选择，进而体会到“删繁就简三秋树”的真意。“由繁入简”所经过的路程是反省，亦是修炼。杜小同早年反其道而行：被抽离了情境的人像，观念鲜明，笔力简率，兼具夺目的精神张力。或许在当时，他拥有太过饱满的亟待表达的感情，抒发内心体验的愿望大到足以刺穿任何一种场景的语言，于是产生了满目飞白中，变幻着姿态的无边挣扎的人形。画中人与观者，遥隔于一段伤感的距离。

2003年出现了第一批红色人体，不间断的创作延续至2009年，成为杜小同早期创作“编号的人像”系列。毫无挂碍的红色人体，显现出其抵抗传统的努力与决心，青春的无奈，以及对于绝对自由的渴求。在这里，服饰是种负累，其本身所带有的指向性容易让人联想到“有依据的故事”，而明确的故事性并不是画面所需要的。似乎只有抛却任何带有遮蔽性质的衣饰、场景、情节，才与现实生活脱离，自然而然地导向内心体验的剖解，生成被形而上思想覆盖的无言高尚。

色彩是情感的隐喻。毕加索所理解的色彩，如同脸部的各种特征，会依随情绪的变化而变化。“编号的人像”系列中，红的色度暗示了与开放、刺激、割裂相关的气息，其视觉语言远不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散发的温雅俊致，相反是一种悖逆——意图将最不入画、最不属于中国传统审美情趣的语言带入到最为传统的创作方式之中。此时的红，俨然成为一种符号化表征，传递出艺术家之于传统文化的新解：一眼即明的传统，一定是假的、简单的。庄子有云：“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真正的传统是深植于内心深处的情怀，艺术家秉承这份情怀方能逍遥于世，抱朴守真。一根线条就足以远离粗鄙，一块颜色就足以修心静意。这割裂的红，其表征远非概念中的“传统”，意在叙述“传统”不是纸片上的笔痕墨迹，而是本心自观的方式。作画的对象、所选择的材料、语言方式等等并不那么重要，艺术家真正想要呈现的内容，至远，远在画外，目光尽处；至近，近在脑海、心中。

尽管此时在他看来，这一系列留有它彼时的青涩，在那个没有足具绘画能力的当年回避掉了一些还没有能力去规避的内容——因为有些路，也是一定要去走的。事实上，鲜有艺术家肯从艺术本体出发，直言早年作品。这中间存有两种心思：倘若褒扬，创作水平上仿佛夹带着某种平行的成分，被认为是多年未有进步或者成就；若是贬抑，则易被认为是先前不够灵光，致使学术地位或价值受到质疑。然而，杜小同的坦陈，恰好显示了一个艺术家回溯过往的真切理解、从艺为人的严谨态度，以及日

益丰沛的阅历与经验——尽管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圆满，所有存在的阶段，不过是
颀长青竹生长中不可或缺的一节。创作无有定式，重要的是自由精神的发现，独立
意识的传达。有古人，尤其有自己。

默稿

诗是被文字平复过的情感。其形式即使是强烈的、喷薄的，也必然经过了诗人甘于
平静的回忆，尔后变得沉淀、迂回、富有趣味，如同暴风雨过后的土地。优秀的艺
术作品大多出于这种情形。杜小同画面中的风物，都一度是真实经历过的场景变体，
它们有所依据，又无有确处。不由联想到，哈丁所言的两种灵感类型：一种是，有
点清晰的灵感意念；另种则是，较为朦胧、模糊的印象形式的意念。大多数艺术家
都有画小稿的习惯，那些微弱的、步履匆忙的灵感在小稿中被捕捉并得以确知，再
经过或缜密或感性的思想，使得略显俗常的生活转生长存于时间与空间中的永恒
逻辑，流淌着乌托邦式的怀恋。

不动声色，拒绝小稿，纯粹依托“内心视觉化”本领进行创作，是杜小同区别于众
人的艺术方式。如同一只容器，在面对瞬息而过的物景之时，借助内心而非笔墨，
脑海而非稿纸，完成捕捉视觉经验的过程。此种“默稿”的创作方式，将外部世界
和心理体验互为依据又彼此隔离的情势呈现于作品之中，现实生活为心理描述提供
鲜活的背景素材，艺术理想又对现实生活予以适度遮蔽。两种情致在内心完成此消
彼长的冲撞、共融，取自客观世界的各种物象，此时转生为人的心理表征。此种创
作方式印证了杜小同正是弗洛伊德所言及的“艺术家”：“他离开现实，因为他无法
做到放弃最初形成的本能满足，想象的生活则允许他充分的施展性欲和野心。但他
找到了一种方式，可以从幻想的世界回到现实中来：他用自己特殊的天赋把幻想塑
造成新型的现实，人们承认它们是对现实生活有价值的反映。”

无论是创作于2003年“编号的人物”系列，还是2011的“无题”系列、“拥抱”系列，
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路数，或以超现实的生命独白、或以本我与自然万象的共语，
观念直指“宇宙”、“自然”、“生命”等中国哲学旨宗。杜小同认为“自然而然”才
是艺术创作的本貌，内心深处的每一种呼唤总有其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因而他排斥
一切方法固化的创作——尽管在艺术市场蓬勃发展的时下，那看上去是更容易获得
短期成效的捷径。相比之下，创作于2009年的“夏日生活”系列、“向前”系列从
表面上看与现实生活有些亲近，而经久琢磨，则产生虽身处其中又出乎其外的淡漠，



海滩 2 (上图)
123 × 193cm
水墨、宣纸
2012

远方 (右图)
285 × 194.5cm
水墨、宣纸
2012

让原本喧嚣闲适的氛围中多了些许阻碍，面对曲径回顾的画面情境，阅读者只得弯弯绕绕，静觅玄机。优秀的艺术作品，往往与艺术家生活相关，又不完全是平行于生活的复现。风物景象被重新组织，搬离生活的规则，依从艺术规则以及艺术家个人化的情感规则显现于众人面前。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这样表述：“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地也。”此言通澈。好的艺术作品当中，现实与理想之境大多彼此相近又适时分离，以笔状物，无论形式，亦无分文学艺术。

游心于艺，如鱼在水，忘其为水，自如而乐。而这，恰恰是艺术家杜小同一直以来所践行的。

2012 年 7 月 27 日

于太阳宫半岛国际公寓

